

波蘭 弗·婁姆凱維奇著



解放了的土地



潮鋒出版社

解放了的土地

〔波蘭〕 弗·婁姆凱維奇著

冬 青 譯



潮鋒出版社

書中如發現有裝訂上之缺陷，如破頁、缺頁、倒裝等情，請逕向本社掉換。外埠可將原書郵寄本社，當將新書（平郵）寄奉。

WŁADYSŁAW RYMKIEWICZ
ZIEMIA WYZWOLONA

W A R S Z A W A, 1951

本書根據1952年莫斯科外國書籍出版局

出版 B. PAKOBCHAH 的俄譯本譯出

解放了的土地

★版權所有★

原著者：〔波〕弗·羅姆凱維奇 出版者：滬錄出版社
上海（黃浦區）中央路24號210室電話10783
翻譯者：冬 青 排印者：奎記、蔚文印刷廠
校者：王 毅 力 封印者：光藝印刷公司
裝幀者：亞 平 裝釘者：元興製本所

（本書1953年6月付排） 【文學——中篇小說】

初版1953年9月·32開·76000字·164定價頁·丙12001—23000(89)
三版1953年10月

* 定價：5,000元 *

本書內容簡介

波蘭解放前夕，德寇大肆破壞。決堤放水，淹沒了茹拉維三角洲的十萬公頃土地。解放後，波蘭工人農民在工人黨的正確領導之下，進行創造性的勞動，並且緊密團結，粉碎了反動分子的破壞陰謀。而領導幹部們，更竭力支持合理化建議，為加強勞動紀律而進行堅決的鬥爭，因而提早完成了國家計劃。

言

年輕的波蘭作家符拉琪斯拉夫·婁姆凱維奇，在戰後以他的故事集森林裏來的拉佛爾初次踏進了文學界。這本書所敘述的，是關於在艱苦的佔領期間，波蘭游擊隊和希特勒匪幫進行鬥爭以及波蘭知識分子的命運。

在以後所寫的一篇故事曼爾庫里裏，婁姆凱維奇改寫戰後的實際情形，他熱切地寫出人民民主波蘭中新的戰勝舊的事蹟。這一篇故事已經譯成俄文，編入了故事集新波蘭的故事（一九四九年）。

這一個青年作家在小說解放了的土地中所寫的也是這一個主題，它說到現代的波蘭人，在蘇聯兄弟般的幫助下，去復興茹拉維。那是維斯拉河三角洲裏一片肥沃土地，在一九四五年春天被希特勒匪幫在撤退時放水淹沒的。

復興已經歸還給波蘭的西部土地，是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進行的。茹拉維的十四萬

公頃土地，差不多有十萬公頃浸在水裏。工作人員不夠。剛在不久之前被蘇波軍隊從希特勒匪幫的集中營裏釋放出來的人，和波蘭中央地區來的移民，參加了第一批排水工作隊。人民的敵人米柯拉依契克和他的助手，派遣奸細到維斯拉河三角洲去，力圖損害復興工作。

符拉琪斯拉夫·婁姆凱維奇不僅描述波蘭工人農民恢復茹拉維土地的英勇勞動，同時也寫出了他們和新生活的敵人進行激烈鬥爭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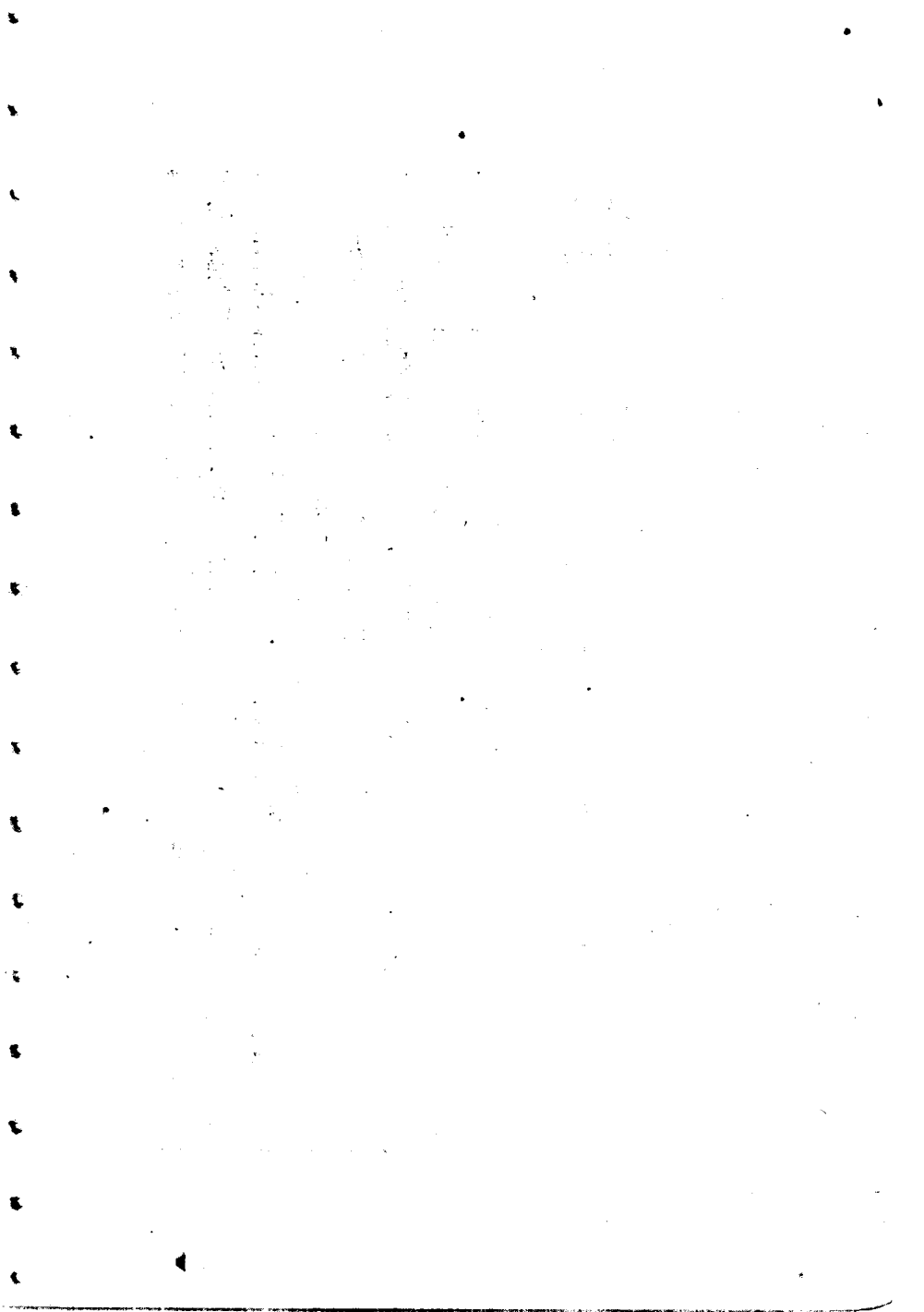
小說的中心人物米哈爾·楊尼克，以前是鉗工，他在戰後偶然到了茹拉維。他渴望

●一九四四年波蘭成立民族解放委員會，一九四五年一月，民族解放委員會正式改稱為波蘭臨時政府。波蘭解放後，在臨時政府的基礎上組織了包括倫敦流亡政府代表米柯拉依契克的民族統一政府。這一個英美帝國主義的代理人米柯拉依契克利用了他在政府任副總理的職位，進行反民主改革間諜活動，而以他為首的反動分子，更進行破壞波蘭議會選舉的恐怖活動。米柯拉依契克的陰謀終於被粉碎了，一九四七年春，他唯恐自己的罪惡活動被繼續揭露，就從本國逃走了。（本註參考一九五三年世界知識手冊）

離開這個地方，回到故鄉去。但是楊尼克留心細看着周圍發生的一切事情，就逐漸得出結論，他等的地方應該是這裏，應該在復興茹拉維的人中間。楊尼克看到工人們在怎樣拚命地工作，尤其是像薩爾紐克和特洛斯卡那樣，經歷過希特勒匪幫集中營的恐怖生活的人。他們都珍愛自由民主的波蘭。爲了使它繁榮，他們準備獻出自己的一切力量，而且，假使需要的話，甚至獻出生命。在這裏，共產黨員享有無上的威信。共產黨員、技師恩吉茨基領導排水工作，他爲了勞動紀律而進行堅決的鬥爭。他熱烈支持合理化建議，在他的號召之下，農民也參加了復興工作。婁姆凱維奇極其同情地描繪出魯卡希伏村村長佛列里亞的形象，他是共產黨員，以前做過游擊隊員。

蘇聯讀者很感興趣地讀着符拉琪斯拉夫·婁姆凱維奇的小說。它幫助讀者明白了，兄弟的波蘭人民正在復興被敵人破壞了的祖國，而在昨天的瓦礫堆上，建立起自由的人民主波蘭的光輝大廈。

莫斯科外國書籍出版局



茹拉維——這一片土地，對於波蘭說來是經過雙重解放的：從希特勒匪帮的侵略中解放出來，再從水災的侵襲中解放出來。

一九四五年三月，希特勒匪帮『日耳曼·戈林』坦克師在蘇波軍隊攻擊之下撤退了，他們在海岸邊上，在維斯拉和諾卡特三角洲上打主意，找尋解救的方法。

希特勒匪帮的最高司令部，在無能為力地企圖阻止紅軍的推進之中，於一九四五年春天下令拆毀車爾伏尼耶·布頗和凱士烏爾克區裏的維斯拉河防洪堤，破壞斯泰拉雅·拉杜尼亞、圖德扎，以及特車夫附近姆林斯克渠的堤壩。八百來個各國戰俘，其中有法國人、波蘭人、俄羅斯人、英國人和意大利人，被派去幹這種可怕的破壞勾當。他們用步鎗口威脅着，把戰俘押到這裏來，而納粹黨衛軍人監視着他們的工作。

希特勒匪帮看到不可避免的滅亡已經臨近，他們就拆毀低於海平面的田野上的排水

設備，破壞複雜的水渠、閘門和堤壩系統，毀壞抽水站和變壓器，割斷高壓電纜。

人們說，領導破壞工作的那個納粹黨衛軍人，對着他的部屬也不再害臊了，他在一陣狂怒之中大喊：

「我們是完蛋啦！可是該死的波蘭人要放乾這片田地的水，至少也得五十年。」

堤壩再也擋不住了，大量春水湧進低地，然後淹沒了它。維斯拉三角洲的總面積是十四萬公頃，其中差不多有十萬公頃茹拉維的土地是在水裏。

戰爭一結束，人民波蘭就立刻開始修復被毀的東西，並且着手排乾這一片被水淹沒的肥沃廣野。

一

到達這些地方的第一批移民，在各村中得到了一些農田，這些村子都座落在天然高地上。在整個夏秋兩季中，從布格河彼岸來的，從克拉科夫省和波蘭中央地區來的少

地或者沒地的農民，陸續不絕的到這裏來。

魯卡希伏村村長佛列里亞，一聽到車輪的響聲就跑到路上去。他焦急地等待着新的移民。

有人說，格鄧斯克·茹拉維的排水工作在熱烈進行着。可是在這裏，在被洪水和全世界隔絕開來的遙遠地區裏，甚至連土地改良局裏的人也沒有來過。

佛列里亞的妻子，爲了她的故鄉，爲了科貝里亞奈悲傷哭泣着。『我們到了海裏了！』她嘆氣道。『我們到這裏來倒了霉啦，要死啦。鹽也弄不到，肥皂也弄不到……』

佛列里亞抓起帽子，爲了他的妻子的眼淚，而逃出屋子去了。

佛列里亞聽到路上轆轤的馬車聲，就在籬笆小門邊等了一會兒，他希望看到新的移民。但是那原來是財主邦簡里烏希的僱農，說話口吃的斯泰西。他在從村子後面的沼澤地裏運泥煤來。

『土地改良局來的人到啦！』斯泰西用鞭柄指着抽水站那邊。

這一個消息激動了村長，他趕忙走到那裏去。

柏油公路把北方的格拉波夫和南方的波普拉維以及巴比莫斯特聯接起來。而魯卡希伏村就是在這些村莊中央，約模在這條公路中段的兩邊上。魯卡希伏的田地是在路旁高地上，因此沒有受到水災的損害。但是往下去的一些村子，恰像是小島似的，四周都是氾濫的大水。水在陽光下閃爍，彷彿是打碎了的大鏡子的破片。

道路旁還活着的白楊樹，以枝葉分散的巨大蔭影映在柏油路上。白楊樹梢的風聲像莊嚴的風琴樂聲一樣，飄到靜寂之中的鄉村上空。

還有很多屋子沒有住上人——這個村子在等待新的移民。這裏有一些房屋已經在炮轟時毀壞了。它們裸露出來的屋子內部生長着野草，燒光了的門窗中露出了野叢樹的桠枝。

路邊亂放着遺棄的軍用品——車輪朝上的壞鐵甲車，生鏽的汽油桶，炮口瞄準天空的，打壞了的反坦克炮。

佛列里亞直走到村子盡頭，希望看到斯泰西說起過的那些人。田地的寒冷潮氣侵入他的全身。

道路兩邊都是一片像桌子一樣平，沒有森林的無邊平原，這上面唯一的裝飾物就是一些柳樹。只有有着亂糟糟的破爛電線網的幾排電報線桿，才破壞了這種單調的景色。田野和大水上空的烏鴉羣，像是送殯的旗幟，在風中飄動，這增強了風景中的悲慘色調。

北風在枯樹纏結的樹枝間呼嘯，這些樹已在水淹的田野中腐爛起來。只有一部份柳樹還有活的樹葉：它們適應於和水作鬥爭，抽出新的樹根露在水面上。

村長並沒有找到土地改良局來的人，於是就走向去了。他在街邊一幢磚頭房子前立停，這幢房子有着綠色的百葉窗和按上了玻璃的台階。荒蕪的小園子四周圍着木頭的格子柵欄。

佛列里亞繞過小園子，走進院子。四角形的院子周圍都是堅固的農場房屋，它們可以容納很多耕畜和農具。但是打開了門的馬廄和牲畜棚裏面，黑黝黝的什麼東西也沒有。靜寂籠罩着四周。

佛列里亞敲着大門。

「哪一個？」門廳裏有哪一個人用不滿意的口吻回答道。

『是我，是佛列里亞。開門吧，楊尼克！』

楊尼克在門檻上出現了。這是一個高個子闊肩膀的人，胸前的襯衫鈕子解了開來，他用五指伸直了的手掌撫平淡黃色的髮髮。

『到屋子裏來吧，村長。』

『那裏悶熱，我們坐着幹什麼。到街上去吧。』

佛列里亞打開小園子的柵門。楊尼克披上短外衣，就跟在客人後面走了出來。

他們在屋子前的長櫬上坐下。楊尼克長長的打了個呵欠，接着又打了一個。

『剛才在睡覺嗎？』佛列里亞微笑問道。

『在睡覺，難道這裏還有什麼別的工作可做嗎？』楊尼克彎身拔了一根小草，放進嘴去。

『你想回家去？』佛列里亞問道。

『那裏我還有什麼東西沒有看見過不成？』楊尼克突然發起火來。『屋子燒光啦，果園破壞啦。現在在那一小塊地上，我的兄弟大概在用盡全力拚命工作着。』

楊尼克以前做過鉗工，出生在拉德謝明地方。在淪陷期間，希特勒匪幫把他帶到茹

拉維，強迫他在富農格爾曼·黃頓克的農場裏做工。

村長沉思地用手杖尖端在沙地上畫着。

「您可是個怪人，楊尼克，」他說。「不是鉗工，也不是莊稼人。不三不四。」

「我在十四歲的時候，」楊尼克開始痛苦地說，「他們就送我去學手藝。父親死了以後，我的兩個哥哥得到了一個小果園。那裏已經沒有我等的地方。這種園子供養一家人勉強還行，可是那裏已經有了二三家……我只好離開，在世界上給自己找個安身的地方。」

「老實說，」佛列里亞嘆口氣道，「我也是出生在上世界上而沒有使爹娘高興的人。家裏多了一張嘴……啊，可是現在回想起這種事情做什麼啊！」他用手杖向地上敲了一下，彷彿表示不說這種事情了。「那就是說，你留下來不走吧？排水工作一開始——更多的人聚集起來，熱烈地工作，那時候就要高興些了。」

「我可不相信這個排水工作，」楊尼克答道。「這裏四面八方都是一片大海！」他的兩手向着淹滿水的廣野大大的揮了一下。

「這又怎麼樣？」佛列里亞憤怒地說。「希特勒沒來以前，這裏是沒有水的。哦，

您告訴我吧，以前有沒有水？這件事有誰比您更明白呢？」

「以前沒有，」楊尼克沒精打彩地說。

「呵，當然是這樣，」佛列里亞勝利地說。「我們一開動馬達，兩天以內抽水機就會把水抽走。那時候我們就要在那裏，在那些樹木後面耕地了。」

佛列里亞指着遠處露出水面的一叢樹木。

「幾時開動抽水機呢？」楊尼克懷疑地問。

「幾時嗎？……哦，那麼應該告訴您，」佛列里亞狡猾地微笑一下，「土地改良局派來的人已經到了我們這裏。斯泰西克今天在地裏看見過他們。」

楊尼克嚼了一會草葉，沉思地望着遠方，在蒼白的秋空和一片汪洋匯合的地方，模糊地現出了地平線。

「我知道您不高興聽這個，」佛列里亞生氣地說。「那麼請您聽我說的話！……您自己也知道，我不是您的敵人。您把種籽、馬鈴薯借給了我。我也幫您做工，要不然您的地還是沒有耕好。您到底算是什麼好農民！……但是不說這個吧。我問您，您要不要留在這個農場裏？」

「您已經問過了。」

「您怎麼回答我的這個問題呢？」

「我說不留下來。」

「呵，原來這樣。我探聽到，返國僑民管理局已經把這個農場撥給哪一個少地的人。現在您有什麼意見？」

楊尼克不聲不響的聳聳肩。

「新農民來到這裏的時候，您怎麼辦呢？」佛列里亞忍不住追問道。「您到哪裏去呢？」

「哪裏去？」楊尼克咕嚕着道。「那怕到格鄧斯克去也可以……或者到華沙去……難道世界上的地方還少嗎？我在這裏坐够啦。他們把我從拉德謝明帶出來快要三年了。這裏四面八方都是水、沼澤和蚊子。真的苦悶得像在墳地裏一樣！」

佛列里亞站了起來，用手杖拍拍和膝蓋一樣高的長統橡膠靴。

「噯，您是在裝傻，這就是我要跟您說的話。」他向前面有着四扇窗的那所磚平房看了一眼，然後搖搖頭。「您不覺得可惜麼？……這種房子，這種農場！……好吧，這